

“我给你讲个笑话吧。”

“什么？”

“昨天，我和男朋友吵架了，他冲我大吼，让我带上自己的东西滚。于是，我用袋子把他装了进去，哭着说他是属于我的。”

“真感人，然后呢？”

“然后？我装了四袋才把他装完。”

何慕 著

NI SHIZI DE SHAYI

# 逆十字的 杀意

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关于亲情、爱情、希望与信仰的生死救赎



当逻辑推理遭遇心理学陷阱，当名侦探遭遇犯罪天才，  
谁，会最终赢得游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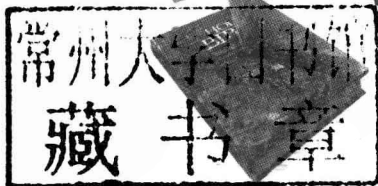
最值得期待的推理长篇，华丽上市！  
著名悬疑作家庄秦、沈醉天联袂倾力推荐！

广西人民出版社

何慕 著

NI SHIZI DE  
SHAYI

# 逆十字的 杀意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逆十字的杀意 / 何慕著. —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3.1

ISBN 978-7-219-08082-5

I. ①逆… II. ①何… III. 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 218921 号

---

监    制    白竹林  
策划编辑  梁凤华  
责任编辑  梁凤华  
责任校对  唐柳娜  
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

---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990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 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8082-5/I·1581  
定    价  26.5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录 CONTENTS

- 灵魂伴侣 / 001
- 凭空消失的男人 / 008
- 狐狸的善意 / 023
- 倒置的十字架 / 048
- 完美嫌疑犯 / 102
- 烟花象外 / 142
- 错觉 / 175
- soulmate 之死 / 205
- 棋子 / 229
- 最后的真相 / 246
- 告白 / 254

## 灵魂伴侣

办公室很大，足足有三百多平方米，但方城仍然有种透不过气的感觉。

本来宽敞的办公室被纵横交错的四尺隔断分割成了一个又一个狭小的空间，属于方城的，只有三个立方米。办公室里很吵，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跟纷乱的人声混杂在一起，固执地一遍又一遍地刺激着耳膜。

此刻的方城正抱着双臂，仰靠在电脑椅上发呆。

方城的老家在县城里，只有一间三十多平方米的小屋。偶尔来了客人，只能搬着板凳坐在门口聊天，因为屋内没有可以放下几张板凳的空间。方城睡的地方，是铁条焊成的双层床上铺，顺着冰冷的梯子爬上去之后，只能斜着身子躺下去，不然就会碰到满是灰尘的天花板。有几次，他在半夜会突然醒来，嗅着刺鼻的尿桶味儿，盯着近在咫尺的天花板，不可抑制地感到胸闷和恐慌。

很多年后，他才明白这种感觉是什么。

是压抑。

电脑液晶屏右下角的数字在不紧不慢地跳动，离五点钟越来越近了，但手头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再过十几分钟，那个身材单薄得像张纸的秃顶主管就该过来骂他了。当初分配工作任务的时候，方城的工作量就特别大。秃顶摆明了是要整他，这点方城很清楚。

和大多数的80后一样，方城处于一种对现实很不满意但却又无能为力生活状态中。记得在某本书上曾经看过这么一句话：生活是对个性的一连串压抑。的确，虽然现在方城的生活条件比以前好了不少，但是偶尔他还是有种一抬头就会碰到天花板的错觉。

啪！

一沓厚文件被摔到桌子上，高达模型被碰到了地上。

方城没有回头，有些人总喜欢训斥折磨同类，从中获得莫大的满足感和优越感，面对这种人，申辩和抗诉都是毫无意义的。面对这种不公平，只有低眉顺眼的份，如果你不想失业的话。很多时候，尊严远远没有生存重要。

“你倒有闲心啊，看着天花板发呆。哪回分给你的工作任务完成了？啊？一个人拖累整组人的工作进度，你这么大的人有没有一点羞耻心？啊？做事笨得像头猪，不仅速度慢，还错误频出！公司养你这种人干什么？我要是你早他妈辞职了，你还死皮赖脸地坐在这里。你脑子里都什么东西？嗯？就没有一点点人脑？……”

方城看着躺在地上的高达模型，是纪念版的1比144的RX-78-2，是他用第一个月的薪水买到的。现在已经断了一条腿。方城抬头看了一眼喋喋不休的主管，俯身拾起高达模型，又轻轻放到桌子上。这样的举动激怒了秃顶，他抓起高达模型狠狠地摔在地上，愤怒地咆哮道：“我在骂你，你他妈知不知道？！二十多岁的人了，还玩木偶！你当你还没断奶？怪不得你这么弱智……”

冷不防方城站了起来，握紧拳头居高临下地盯着秃顶。秃顶打

了个寒战，显然是没料到方城的举动。他往后退了一步，色厉内荏地喊道：“你想干什么！这里有监控的！你敢动手，老子让你进班房。”

方城的语气很平和：“如果是因为陈蕊的原因，处处针对我，那我就原谅你。”

周围爆发出一阵恶意的哄笑，秃顶脸色通红地四处寻找发笑的人。然而因为身材矮小的原因，他只能看到一道道白色的隔断。秃顶收回目光，瞪着方城，想动手却又震慑于方城的体格。僵持了一会儿，他愤愤地吐了口唾沫，道：“把桌子上的那些文件都处理完！要不然有你好看！”

看着秃顶主管远去的背影，方城却丝毫没有胜利的感觉。其实方城不明白，为什么陈蕊会变成秃顶主管的心结。当初陈蕊主动提出跟他分手，然后又闪电般地嫁给了这个四十多岁死了老婆的秃顶主管。不管从哪方面讲，秃顶主管都是那场爱情争夺战中的胜利者。方城叹了口气坐了下来，随手翻了下秃顶主管刚丢在桌子上的那一沓厚厚的文件。

今晚，还要通宵加班啊。

QQ上有几个头像跳了起来。因为现在用QQ传文件表格很方便，所以公司是允许上班挂QQ的，虽然很多人也开着QQ聊天。方城把那些跳动的头像一一点开，大多是公司的同事在发表对刚才的事情的看法，有赞的，有贬的，对方城的行为竟然还有个女人说代表全体公司员工感到耻辱。方城哑然失笑，这年头很多人都很有意思，常常在别人不知情的状况下就把别人给代表了。全公司加上做清洁的阿姨，足足有九千多人，也不晓得这女人怎么有这么强烈的责任感，不打招呼就把九千多人给代表了。

还有一个头像在跳，是陌生人那一栏的。这个头像是一只怪异的黑猫，名字是串字母。不记得加过这个人啊，方城犹豫了一下，

点开了。

“命运，其实是可以改变的。”

这……是什么意思？

方城嘴角扬起，是谁在恶搞我？他拉过键盘敲道：“好啊，那你帮我改变吧。”

“那么，你想怎么改变？”

“我……”方城突然不知道说什么好，是要套一辈子也买不起的房子，还是要一个温柔贤惠的女朋友？或者要一款不怎么耗油的日系车？

“你知道吗？你之所以陷入现在这种处境，是因为你过于懦弱。对于他人的羞辱，你没有进行反抗，这给别人造成了一种心理定式，让他们认为无论怎样对你，都不会激起你的反抗，于是你沦为了他们发泄情绪的垃圾桶。”

“大道理谁都会讲，但面对现实，还得忍气吞声。”

“所以你忍受你女朋友的背叛？忍受秃顶对你的刁难？忍受自己成为办公室的笑料？”

“也不能这么说……”

“可结果就是这样。”

方城觉得有点困惑，这个家伙是谁？到底要干什么？

“这样吧，我来帮帮你。”

“怎么帮？”

“让刚才那个秃顶主管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消失？是失踪吗？”

“就这么定了！”对方的语气十分笃定。

“啊？”

头像已经变成了灰色，那人下线了。

方城愣了一会儿，小心地站起身扫视了下四周。没有人抬头看



他这里，每个人都把自己藏在了隔断里。

会是谁呢？方城摸着下巴，点开对方 QQ 的个人资料栏，名字是 soulmate。soulmate……什么意思？灵魂的……伴侣？点开资料栏，里面是一片空白，谁这么无聊？

他拿起不干胶，将断了腿的高达模型小心翼翼地粘好，放在了电脑液晶屏旁边。嗯，还好，看不出来太大的瑕疵。方城满意地点了点头，拿起那摞文件最上面的一沓。工作虽然做得很不顺心，但是不得不做下去。如果真的被辞退了，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再找到新的工作。捉襟见肘的苦日子，他真的是一天也不想过了。掀开文件的封面，他将注意力完全放到了报表上。

时间在慢慢地流逝，周围的人声渐渐消逝，就连天花板上的灯光也一行接着一行地熄灭。当方城再度抬起头来的时候，偌大的办公室只剩下他自己了。头顶的日光灯管滋滋作响，是某位细心的同事给他留的灯。方城揉揉眼睛，扫了眼屏幕右下角的时间，已经半夜十一点多了，他感觉肚子很饿，而文件只处理了五分之一。离上班还有十个小时，就算接下来的时间不吃饭不睡觉，也还是做不完。就算做完了又怎么样？秃顶还是会挑出几个毛病把自己骂个狗血淋头的。

方城站起身伸了个长长的懒腰，活动了一下已经麻木的四肢。已经义务为公司加班了六个多小时，如果熬个通宵真是再傻不过了。他拿起一碗方便面，在饮水机那冲上了热水。放下面，他心想：等会儿看个电影，然后在隔断里睡到天亮了好了，办公室可比出租屋里暖和多了。

哦，在此之前，得先去一趟洗手间。

洗手间和办公室离得很远，需要经过一段五十多米的走廊。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公司走廊的灯几乎没有亮过，在午夜独自一人走过的时候，总会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不过这对方城没有什么影响，

黑暗的长廊对方城这个悬疑惊悚片爱好者来说再稀松平常不过了。穿过五十多米的黑暗，方城推开洗手间的木门，走到最里面靠窗的一个小便池小解。窗外的世界霓虹闪烁，物欲横流，不过跟他无关。至少是跟现在的他无关。作为一个外地人，想融入 S 市这个城市很难。

这个城市门槛很高，也很简单，就是一个字——钱。依靠方城那点薪水，这辈子想要在市区内买套房无疑是天方夜谭。方城咧嘴笑笑，他无所谓。反正这城市里至少还有上百万人过着跟他差不多的生活，或许还有上百万人过着不如他的生活。别人都不慌，我慌什么？

他将衬衣的下摆扎进裤子，哼着小曲走到盥洗台前，拧开了水龙头。水流从银色的水龙头里哗哗流出，方城的动作却停住了。刚才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他慢慢抬起头，疑惑地看着面前镜子上一行扎眼的红字。

“开心了？秃顶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字迹清秀圆润，但在方城眼里，却有种说不出的怪异。他看了下四周，没人。

消失了？

红色字迹下方，有一个小小的黑色标记。方城疑惑地贴近镜子，几根黑色的线条，组成一只黑猫。

是下午 QQ 上那个神秘的家伙的头像！

方城没来由地打了个冷战，他在镜子前发了好一会儿呆，才迅速地掬了一捧水将那些字迹擦拭掉。一道亮光从走廊尽头射来，方城眯起了眼睛。

“还在加班吗？”亮光停在他胸前的身份牌上。

方城点了点头，是公司安保处的。

他快步走回到自己的隔间里，颓唐地歪倒在座椅上。突然之间，

一股深深的疲倦涌上了心头，到底是谁开的玩笑？还是谁……真的让主管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算了，算了，忘了这个，看电影消遣消遣吧。方城甩了甩头，捧起还有点发烫的方便面碗，点开了风行图标，据说最近有部叫《告白》的电影还行。

QQ头像又跳动起来。

“你擦掉我给你的留言是什么意思？觉得只是个玩笑？我真的已经让秃顶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方城霍然起身，神色张皇地向四周张望。没人，没有任何人的存在。除了自己所处的位置，其余的地方都深陷在寂静无声的黑暗之中。头顶的日光灯仍在滋滋地叫着，手中的面碗已经被握得变了形，浑浊滚烫的汤汁顺着指缝滴落下来，在白色的桌面上溅起肆意绽放的油花。

一朵，两朵……

## 凭空消失的男人

“她真的没有找过你？”徐佳眼里充满了怀疑。

“没有，你为什么觉得她会找我呢？”我打了个哈欠。

“是你抓到她的好吧，”徐佳道，“张璇那么小心眼儿，姐姐的仇都能记上七八年，越狱后不该向你报复吗？”

“不会的。”我摇头，“说起来，怎么会让她逃了出来？”

“具体细节我不清楚，不过听说很刺激，搞得跟美剧《越狱》差不多。”

张璇，这个双手沾满了鲜血的心理学天才，现在在什么地方呢？还记得当初抓到她的时候，她那有恃无恐的笑容……如果说被抓在她的意料之中，那么被抓对她来说意义何在呢？背上一个越狱兼连环碎尸杀人犯的名头，对她又有什么好处呢？

“人如果聪明到了一定程度，还真是可怕。”徐佳接着说，“喂，你凭什么觉得她不会向你报复？”

“因为我们是同类，同类自然了解同类。”我拍拍自己的脑袋，

“我们不会把自己的失误归咎于他人。”

徐佳鄙夷道：“还同类，就你那智商，一直被她耍得团团转。等人家把要杀的人杀完了，你才怀疑到她。说真的，她没有再跟你联络？”

“她为什么要跟我联络？谢谢我把她交给了警方？麻烦你在鄙视我智商的同时，不要问这种愚蠢的问题好不好？”我又打了个哈欠，走到一百多米长四米多高的落地玻璃窗前，“我说，你大半夜的把我叫到这儿，就是为了问问张璇的事？”

这里是明诚大厦的顶层会议室，宽敞，近乎空旷，看起来足足可以容纳一千多人。四周全是深蓝色的落地玻璃，脚下是厚厚的灰色地毯。放眼看去，一排排黑色的皮质座椅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给人一种整齐安静的感觉。

“有个案子，想听听你的看法。”徐佳站起身，“在这栋大楼里，有个人消失了。”

“消失？”

“嗯，是消失，不是失踪。”徐佳的表情一本正经，“在5月31日晚，也就是四天前，明诚集团的一名业务主管在这栋大楼里消失了。”

“继续。”我无精打采地看着她。

“这位名叫张成礼的业务主管的妻子陈蕊前天报案，说张成礼已经两天没有回家，手机打不通，公司也找不到，怀疑他失踪了。警方接到报案之后，派警员走访了张成礼的同事亲友，所有人均表示在5月31日后没再见到过他。调阅了大厦出入口的监控录像后，我们发现，张成礼在5月31日并没有走出过明诚大厦。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对明诚大厦进行了拉网式搜索。”

“没有找到他？”这案子看来有点意思。

“对，没有找到张成礼。一个没有走出大厦的人，在大厦里却找

不到，这不是离奇地消失了吗？”

“你们搜查得彻底吗？现在的大厦结构通常都很复杂吧？”我打了个哈欠。这段时间一直在玩《骑马与砍杀》，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严重的睡眠不足。据说达不到每天八小时睡眠时间的話，人会变笨，也不晓得是真是假。

“每个房间都搜查过了。包括洗手间、休息室、运动室和所有高管人员的套间，都没有什么发现。”

“所有的？”

“所有的，还包括楼梯间、杂物室、配电室、天台这些地方，可以这么说，这栋大厦的每一寸都被我们仔仔细细地搜查过了。”

“那大厦内部的监控录像呢？看了吗？”我问道，刚才进入集团大厦的时候，我发现摄像头几乎遍布了所有地方。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5月31日那天，除了大厦出入口的监控录像，其余的数据都莫名其妙地丢失了。”

“这倒挺有趣的。”我扬了扬嘴角。这不是摆明了告诉警方，张成礼还在明诚大厦之内吗？

“有趣的还在后面，我们在一个楼梯间的垃圾桶里，发现了一些东西。”徐佳卖了个关子。

“你一次把话说完会死吗？”我抢白道。

“是张成礼的随身衣物，衬衣、裤子、内裤、袜子、皮鞋、手机、钥匙之类的东西。”

“这样啊……也就是说，张成礼现在很可能是全裸的？”

“对，是不是觉得挺诡异？”徐佳兴奋地说，“现在明诚集团里的员工间什么样的流言都有，幽灵啊，异度空间啊，外星人啊……”

“可是，即便是监控录像上并未发现张成礼离开，也并不代表张成礼在这栋大厦吧。不要过分迷恋科技，如果我想躲过监控离开大厦，就算在全裸的状态下，也至少有十种以上的办法。”

“那样的前提条件是你得活着，”徐佳道，“但张成礼已经死在了明诚大厦。”

“已经死了？”

“是的，那些随身衣物上有大量的血迹，我们对衣物上的血迹面积和浸透程度，作了严密的科学鉴定，推测当时张成礼的失血量为1800毫升至2200毫升之间，而普通人失血1000毫升以上就有生命危险。按照这个失血量来说，张成礼仍然活着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现在的鉴定手段，已经到了这么先进的地步？”

“我再重复一次，不要把警察想得那么无能。”徐佳满脸得意，“对这件事，你怎么想？”

“又是你的个人咨询啊？我有什么好处？”

“有咨询费哦，陈处长会拨点钱给你的。”

听到咨询费这个词，我轻轻叹了口气。吴哥，已经死了好几个月了。在“午夜拔头人”“碎尸重生”这些案子里，我们臭味相投。都说人生是个与越来越多人离别的过程，但我却没想到，吴哥的离开是那样的突然和决绝。

“出去走走。”我向远处的红漆木门走去。在这个宽大的空间里，我莫名其妙地有种压抑感。

这栋大厦是典型的写字楼结构，中间一条较宽的走廊，两边就是办公的房间。这些房间大部分是开放式的，宽大的双开玻璃门上贴着深蓝色的部门标牌、长长的磨砂玻璃墙随着走廊一起蔓延。虽然已经很晚了，但有些房间还亮着灯，站在走廊里，还能看到里面晃动的身影。

默不作声地逛了两层楼，我打破了沉默：“那怎么谢你呢？”

徐佳立即回答：“好说，请我吃饭好了。早饭。”

“就这么简单？”我有点意外。

“嗯哪，我要吃小笼包、生煎馒头、糯米青团、三鲜小馄饨外加一碗豆花。”

“撑不死你啊！”

“管饭还不管饱？”

“好了，好了，说一下案子。那个叫张成礼的家伙，截至现在已经消失了四天对不对？”

“是的，而且是裸体。”徐佳强调。

“刚才我们已经逛了几层楼，我发现这栋大厦虽然面积很大，但是结构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没有太多的拐角和走廊。而且大厦里人流量很大，又有保安来回巡逻，想要隐匿一具裸尸四天不让人发现，难度非常大。”

“对，我们也是这么想的。但现在的问题是，他的尸体应该就在这栋大厦里，我们却找不到。你的思维方式够变态的，试着猜猜看？”

“会不会是被装在了垃圾处理箱之类的东西里面，按正常渠道运出了大厦？”

“我们调查了这几天的清洁员以及他们处理的垃圾，甚至追到了垃圾中转站。结果，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物体。”

“警方的办事效率蛮高的啊。”

“那是自然，我们人多嘛。”

我们又下了一层楼，我问道：“有没有查过电梯间、通风管、电缆通道这些地方？”

“昨天复查的时候，已经查过了，也没有什么发现。其实人死之后，二十四小时到二十八小时之内就会开始产生异味，四十八小时到七十二小时就会开始分解。但张成礼失踪已经将近一百多个小时了，这栋大楼里并没有出现什么难闻的味道。”

“也就是说，尸体应该不是暴露在空气中的。”



“嗯。你说尸体会不会被砌到了地板或者天花板里？”徐佳瞪眼看着我。

我蹲下来，伸手抚摸着脚下冰冷的地板砖，光滑细腻的感觉从指尖传来，“不会。那需要准备水泥、沙子、水、腻子、涂料、地板砖，还要在现场拆拆砌砌的。工序太麻烦，很容易被巡夜的保安发现。再说，新砌的话，颜色和原来的差别较大，太引人注目了。”

又下了一层，奇怪的是，从步梯走到走廊，就被一扇玻璃门挡住了去路。我上前去推那扇玻璃门，却没有推动，好像是锁着的。

“员工餐厅。”徐佳解释道，“明诚集团员工大概有九千多人，这个餐厅可同时容纳两千人就餐。”

“这餐厅是二十四小时营业？”

“当然不是，好像是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吧。”

“调查过了吗？”

“那是肯定的，不过这里的人流量很大，脚印、指纹什么的都乱七八糟，所以只是作了粗略的搜查。”

“这个自然，人流量太大的地方，信息量太大，反而发现不了什么有用的线索。”我拍了下厚重的玻璃门，“怎么餐厅还锁门？”

“或许是怕人溜进去偷吃？”徐佳的表情并不像在开玩笑。

抚摸着冰冷粗糙的磨砂玻璃门，我蹲下身仔细地看门上的锁。锁孔周围的划痕很多，但都比较浅，是用过一段时间的旧锁，看样子并没有被撬过的痕迹。

“双开水平锁，锁芯是钢制的，还有防钻栓、防钻珠和异形珠，外加防钻片及保护套。这栋大楼里装的好像都是这种锁，防盗功能很强。”徐佳如数家珍。

“你打得开吗？”我笑着问道。

“只要有时间，”徐佳信心十足，“这种锁虽然设计得很复杂，但说到底还是机械锁。只要不涉及电子安保系统，没有我开不了的锁。”